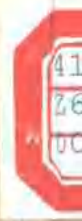


# 中國文字

新四期



中國文字編輯委員會編

# 中國文字

新四期

藝文印書館

中華民國七十年七月初版

中國文字 新四期

定價 美金八元正

外埠酌加郵費

編輯者 中國文字編輯委員會

出版者 中國文字社

發行者 美國藝文印書館

1978-32ND AVE

SAN FRANCISCO, CA 94116

U.S.A.

NO. 2974-4  
NT\$ 330.-

1999. 6. 18  
中國公司  
No. 0005947  
¥140.28

# 中國文字新四期 目次

壬午月食考	嚴一萍	一
西周王年與殷世新說	丁 驥	十三
跋「西周王年與殷世說」	嚴一萍	八五
甲骨文所表現的牛耕	許進雄	九一
出爲「小甲」合文說	方靜若	一一五
德劬簋的「安陽月食表」	嚴一萍	一一九
皇家安大略博物館收藏甲骨文字索引(一)	許進雄	一西一

## 壬午月食考

嚴一萍

小屯乙編的三三一七號有一個月食的紀錄，彥堂先生寫殷曆譜時，乙編尙未出版，所以祇寫上發掘號一三，〇·七〇六九——一三·〇·七〇七二。這兩個號碼與乙編寫的略有不對，正確的應當是一三·〇·七〇六九，一三·〇·七〇七三，一三·〇·七〇七六，共有三個發掘號。張秉權氏的丙編五七號，又綴上了乙編三四三五的龜甲，發掘號是一三·〇·七二〇九，一三·〇·七二一一。可是右舌上腹甲的一小塊殘缺，始終未能找到。現在先把綴合後的圖版附在後面（圖一）。釋文是：

- 一、于高妣己
- 二、勿于
- 三、貞于妣庚 一
- 四、勿出于妣庚 二
- 五、癸酉（卜）殼（貞于）妣（己出）辰十
- 六、癸酉卜殼貞（勿）于（妣）己
- 七、出辰妣己
- 八、勿出妣己
- 九、貞歲 二告 一

十、弗其歲 一

十一、貞正唐 二

十二、弗其正唐 三

十三、□丑卜方貞翌乙□酒黍登于且乙(王)固曰出希不其兩六日□午夕月出食

乙未酒多工率條遣

十四、己□卜□貞勿酒登

這是一版記載月食的卜辭，可是最重要的三個干支字都缺少了。張氏丙編五七版的考證中曾詳細加以說明：

第(2)辭(萍案即十四辭)的「己」「卜」二字之下應有「丑」「方」二字，但是在實物上只見一片平平的刮治痕跡。此外，什麼也看不見，至於「丑」「方」二字，是刻後被削，還是根本未刻，則不可知。第(4)辭(萍案即十二辭)的序數「一」刻後又被削去，在實物上，可見削痕，在拓本上，則什麼也看不到。這一版的第(1)辭(萍案即十三辭)缺少了很重要的一角，雖則我曾費了許多時間，找了很多遍，但仍無法拼合。第(2)辭(萍案即十四辭)的「己」字之下，是一塊空白，也沒有削改的痕跡，是漏刻，還是故意不刻，我們已經無從猜測了，但是僅此一個「己」字，就可據以補上(1)(2)兩辭的缺文了，因為(1)(2)兩辭是對貞卜辭，可以互相補足它們的缺文，有了第(1)辭的「丑」字和第(2)辭的「己」字，就可知道它們是己丑日所卜的了，因此第(1)辭

的「丑」字和第(2)辭的「己」字，就可知道它們是己丑日所卜的了，因此第(1)辭中所記的那個有缺文的月食，也可以確定在甲午之夕了，這個月食，董彥堂師在殷代月食考中，曾經加以討論。

張氏的說明很清楚，十四辭的缺字部份，「在實物上只見一片平平的刮治痕跡」。至少可以證明是刮治過的。

這一版月食卜辭，彥堂先生在寫殷曆譜時，(民國三十四年)定為小乙八年二月十五日甲午月食。他是根據對貞的辭例，以十三辭的「丑」字，加上十四辭的「己」字，成為「己丑卜」，而推出「甲午夕」的。就常態論，這樣的補缺是很合理的。其後寫殷代月食考時，(民國三十九年七月)根據德效齋所推算的安陽四百年交食表，(民國三十六年)改定為殷庚二十六年三月十六日甲午月食。這個月食安陽不能見，所以認為是方國報聞的。又在大陸雜誌第一卷第十期上(民國三十九年十一月)，寫了一篇甲午月食龜版，認為這一版腹甲，「是殷代五個月食紀錄中，最難解決的一個月食」。他說：

甲午月食，也是一個難題。甲骨文中記載月食的，共有五次可考，兩個有月有日，三個有日無月。當然重要的是有月有日可考的一個「十二月庚申月食」，是西元前一三二一年十一月二十三日，當武丁二十九年十二月十五日。一個「八月癸卯月食」，是西元前一三四四年八月三十一日，當小乙六年八月十五日。其餘一個乙酉，一個壬申，皆在武丁之世。只有這甲午月食，因為實是武丁時的史臣，在武丁中葉還供職王朝，所以年代不能距武丁太遠。據美國德效齋博士所推算的西

元前一千年至一千四百年安陽能見的月食表，在甲午之夜的，只有西元前一三七年三月二十七日和一二二九年十二月十七日，兩次較近。前者當殷庚二十六年三月十六日，安陽月出時差十二分鐘看不見，中國他處可以看見的月偏食，下距武丁元年（一三三九）三十四年，現在就採用此月食，作為方國報聞。後者，當康了六年十二月十五日，上距武丁五十九年（一二八一）凡五十二年，無論從史臣實，刻劃卜辭例，字形書體，稱謂，祀典各方而看，皆是絕對不可能的。詳情可參看殷代月食考一文。

彥堂先生雖然定這甲午月食為殷庚二十六年，但也並不完全肯定。因為方國報聞，卜辭上應有聞字的，而現在沒有。一九七七年南京紫金山天文台的劉寶林君發表一篇公元前一五〇〇年至公元前一〇〇〇年月食表，是比較正確的新的月食表，我把甲午月食和乙未月查了一下，到帝乙七祀，共有甲午月食四個，乙未月食三個，次序是這樣的：

編號	日期	儒略日數	干支	食分	初虧	食既	食甚	生光	復圓
188	1372 3 27	122 0021	甲午	0.628	14 21	—	15 49	—	17 17

殷庚二十六年（1373）三月十六日 在白天安陽不能見。

197 — 1367 6 29 122 1941 甲午 1.336 0 14 1 16 1 55 2 34 3 37

小辛三年七月十六日 在殷商屬癸巳。

271 — 1321 12 25 123 8921 甲午 1.548 0 12 1 15 2 4 2 52 3 55



武丁十八年（1322）閏三月十六日 在殷商屬癸巳。

302 — 1300 5 9 124 6362 乙未 0.078 18 11 — 18 44 — 19 17

武丁三十九年（1301）五月十五日 在乙未白天。

311 — 1295 8 11 124 8282 乙未 1.752 7 35 8 31 9 20 10 9 11 6

武丁四十四年（1296）八月十六日 在乙未白天。

342 — 1274 6 21 125 5901 甲午 0.961 8 1 — 9 45 — 11 29

祖庚六年（1275）七月十五日 在白天不能見。

458 — 1202 8 3 128 2242 乙未 0.416 11 16 — 12 31 — 13 46

帝乙七祀（1203）九月十六日 在乙未白天。

殷庚二十六年較德表爲詳細，但一樣是在白天，安陽看不見。小辛三年，武丁十八年，都是後半夜發生月食，殷商以平旦爲一日之始，所以這兩次月食屬癸巳。彥堂先生指這甲午月食是難題，確實是個難題目。但是我們不妨想一想，是不是擬補的「己丑」「甲午」有了問題，或許根本不是這一天。我從這一角度上慢慢的檢討，終於發見一般的對貞卜辭，都是左右兩方的字體一樣，卜日，干支相同，如果右面是長篇大字，左面是簡單的的小字，可能兩者的卜日干支是不同的。我可以舉出丙編二〇七及二〇九兩版作例子。兩版的大字是同文異版，小字則否。先看二〇七版的釋文：

一、丁亥卜殷貞翌庚寅出于大庚 一

二、貞翌辛卯出于且辛

- 三、出于上甲 一
- 四、丙甲卜殼貞來乙巳酒下乙王固曰酒佳出希出醜乙巳  
酒明雨伐既雨威伐亦雨攷卯鳥星 一
- 五、丙午卜爭貞來甲寅酒大甲 一

圖二（丙〇七 合集一一四九七正）

第五辭與前丙申一辭，地位是對貞，而卜辭並非對貞，干支亦延後十日。再看二〇九版的釋文：

- 一、翌庚寅出于大（庚） 二
  - 二、翌辛口出（于）口（辛）
  - 三、（出）于上甲 一
  - 四、丙甲卜殼貞來乙巳酒下乙王固曰酒佳出希其出醜乙巳  
明雨伐既雨威伐亦雨攷鳥星 二
  - 五、丙午卜爭貞三羌多妣 一
- 第四辭與第一版同文，惟漏一「酒」字。第一第二與第五辭又與第一版不同文。
- 六、丙午卜殼貞王昭佳囚 一
  - 七、貞王昭不佳囚

（圖三）丙二〇九 合 一一四九八正

此為丙午對貞。丙編無第七辭，殷虛文字綴合四八一摹本有。而甲骨文合集有拓本，亦

可證明此一塊龜甲爲YH一二七坑物而遭遺失者。

這兩版卜辭正可充分證明上腹甲右邊刻長篇大字，左邊的小字不一定要干支相同，和辭句對貞的。根據這兩個例子，我試把甲午月食的對貞干支，改爲不對貞，於是變成如下的釋文：

(丁)丑卜方貞翌乙(酉)酒黍登于且乙(王)固日出希不其兩六日(王)午夕  
月出食乙未酒多工率條遭

己(卯)卜(方)貞勿酒登 (圖四)

這一條卜辭祇有「乙未」是完整的干支，乙未之前除了甲午之外，祇有壬午最近。所以我補作「壬午夕月出食」，壬午之前五日爲丁丑，所以我補作「丁丑卜」。「酒黍登」我補作「乙酉」，因爲「乙未」祇有酒祭，並沒有「黍登」，顯然是兩回事。剩下的對貞，我祇有補作「己卯卜」，因爲這對貞是「勿酒登」，否定「酒黍登」的，所以乙未僅有酒祭。這樣的擬補，在卜辭的內容上是可以講通的，可是事實上有沒有這樣一個壬午月食呢？我仔細的檢查劉表與德表，在西元前一三二四年（曆家年）八月三十日有這一個月食。兩者的月食時間略有差異，現在把它並列在下面：

編號	日期	儒略日數	干支	食分	初虧	食既	食甚	生光	復圓
劉表 266	— 1324 8 30 — 31	123 7533	壬午·癸未	1.769	23 48	0 51	1 43	2 35	3 38
德表	— 1324 8 31		癸未	1.79	0 12	1 12	2 6	3 0	4 0

劉氏推算此月食較德氏早一時三十六分，故列在壬午至癸未，其實殷商以平旦爲一日之

始，所以兩氏所列雖有早遲，都在壬午這一天的範圍以內。這一天正是武丁十五年（一三二五）九月十五日，安陽可見的月全食。現在把這一版龜甲的卜辭譜之如下：

武丁十五年丙辰酉前一三二五

八月小己亥朔 一二三七六六六

九月大戊辰朔 一二三七六九五

己巳初二日 于高妣己

勿于

庚午初三日 貞于妣庚

勿出于妣庚

癸酉初六日 癸酉卜穀（貞于）妣（己出）艮十

癸酉卜穀貞（勿）于（妣）己

丁丑初十日 丁丑卜芳貞翌乙酉酒黍登于且乙王固曰出希不其雨

己卯十二日 己卯卜芳貞勿酒登

出艮妣己

勿出妣己

壬午十五日 六日壬午夕月出食 一二三七七〇九

貞饒

弗其饒

貞正唐

弗其正唐

乙未 廿八日 乙未酒多工率條遣

我在寫殷商天文志時，（中國文字新二期）還沒有發現甲午可以改爲壬午，一直沿用彥堂先生的說法。現在應當是找到了正確的日子了。這一版龜腹甲，刻劃卜兆，無論如何是屬於武丁早年，武丁十五年九月十五日壬午，正是早年時期，一切的疑問困難，都可一掃而空了。如果彥老還健在，一定會贊成我這個改動的。



(圖四)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 西周王年與殷世新說

丁驥

今春偶然檢閱舊稿，發現去年與一萍，貞一二兄，討論西周年代時所作的關於武王何年伐紂的短文。重新用董的年曆譜校勘各家學說，發現一個新的「伐紂年」是前人所未言的。這一年是一〇七六B·C。唐蘭曾有一〇七五的說法，可謂「交臂失之」了。今將研究所得，說明如下文，希望能得到更多的教益。

### 一、伐紂之年

以前我从董作賓先生說以一一一一B·C，為滅紂之年。我相信泰誓序上的十一年與十三年是兩次出師。第一次盟津而還，第二次出師才滅了紂王，這次在武王十三年，一一一一B·C。兩次出師不但春誓如此記載，史記也是如此說的。

伐紂之年是西周總年的上限，故此研究西周年代的如不由幽末上溯，或共和上溯，就是由伐紂年下推。也少不了用魯世家的年世來比對。其中有許多糾纏不清的說法，令人不易作決斷。例如受命之年，何人受命？是文王抑武王？武王年如何計算？滅殷的後七年，六年或是兩三年武王就死了？周公攝政是算在或王年中呢？還是另外七年……諸如此類的爭執，就發生年代的差異。所以有一二〇七，一一二二，一一一六，一一一一，一〇七五，一〇七〇，一〇五一，一〇五〇，一〇四七，一〇二七，一〇二五。再加上